

钱有时像是天使，使缺吃少穿的穷人得到温饱，

使失学的孩子回到课堂。钱有时像是魔鬼，

把想钱的人变成疯子，把敛财的疯子送进地狱。

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钱的故事。

◎徐建华 著

# 利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◎ 徐建华 著

# 利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利害/徐建华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 - 5387 - 2127 - 4

I. 利... II. 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7935 号

**利 害**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shidaichina.com">www.shidaichina.com</a> |
| 印 刷 |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| 720 × 970 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| 2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| 15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|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|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徐建华，1965年生，曾在四川省某县政府工作六年，后来调入某银行，先后担任计划处长、信贷部主任、支行行长。

经过二十年的写作磨砺。已经完成《利害》、《在腐败中成长》、《四川军阀的子女》、《演说〈山海经〉》、《虎不吃人是病猫》、《小茅三个女儿》、《另类生活》等七部长篇小说，另外已经在杂志公开发表《虚名》、《银行工作》、《买个姑娘》等中篇小说。

出 品 人：张四季  
选题策划：李天卿  
责任编辑：王 峰  
技术编辑：邢云舟  
赵 宇  
装帧设计：高 平

## 自序

西晋鲁褒写过一篇《钱神论》，说钱这个东西：

……亲爱如兄弟，字曰孔方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……钱之所佑，吉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由是论之，可谓神物。无位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朱门，入紫闼。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；钱之所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辩讼，非钱不胜；孤弱幽滞，非钱不拔；怨仇嫌恨，非钱不解；令问笑谈，非钱不发……有钱可使鬼，而况于人乎？子夏云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吾以生死无命，富贵在钱。何以明之？钱能使祸转福，因败为成，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。性命长短，相禄贵贱，皆在乎钱。天何与焉？天有所短，钱有所长。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钱不如天；达穷开塞，振贫济乏，天不如钱……故曰：“君无财则士不来，君无赏则士不往。”

正因为如此，自古以来都把钱当魔君，用龙章凤篆、天书符录镇锁住，“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！”

本书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，私人妄开银行，果然非常利害。是为序。

# 目 录

自序/001

第一章 孤弱幽滞/001

第二章 豪富佳丽/013

第三章 良币劣币/024

第四章 身兼正邪/034

第五章 大钱无形/043

第六章 非常利害/052

第七章 喋血奋斗/062

第八章 怨仇嫌恨/077

第九章 捍卫过失/089

第十章 女养男宠/104

第十一章 丛林法则/123

第十二章 身负原罪/137

第十三章 安排命运/150

|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怪力乱神/165 |
| 第十五章 | 谁能拯救/181 |
| 第十六章 | 涸流汹涌/192 |
| 第十七章 | 石破天惊/204 |
| 第十八章 | 溃于蚁穴/219 |



## 第一章 孤弱幽滞

井上李来上海并非为了摸索，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不敢回到丛林中的故乡便来都市丛林藏匿。

他失魂落魄拐进冷僻弄堂的石窟门，一间不大的花江狗肉店已经打烊。那年来此狗肉店，女老板帮他弄个名字叫胡荪，突然相见女老板不知如何称呼他好。

井上李说从此只能叫他胡荪，一定要忘记他曾经叫井上李。女老板笑嘻嘻地说还是叫弟弟好，胡荪满脸疲惫，懒得多说话，无可奈何地爬上阁楼。

那时女老板仅仅想过夜他都不答应，现在他二话不说就把女老板抱上，以此表明他不仅过夜还不打算马上离开。

他吩咐女老板每天买份《先声时报》，从此整日关闭在阁楼蛰伏。

这一天的《先声时报》报道，已经对通达堂首犯熵先赋全国通缉。他暗暗庆幸逃得快，然而随即就是悲泣哽咽。

见他对报纸啜泣不止，女老板再三盘问，胡荪终于道出隐情，原来他卷进一起几十亿的案件。

女老板仍不明白，那是通达堂熵家惹的祸，跟你胡荪什么相干？胡荪说他真实名字叫井上李，后来变成熵先赋，这当中有好多曲折。

那年夏天，井上李从天平县来到千里之外的乐原市。他对这个

城市并不了解，仅仅是来此趸过服装就盲目过来。

站在乐原市中心春秋大道上，远远就能看见一座巍峨宫殿。琉璃瓦盖顶光芒四射，房顶五爪龙脊蜿蜒起伏，飞檐凌空，其势冠盖全城，这便是承天宫。

从承天宫正殿两边檐廊环绕到背后，方方正正一座大院子，正堂屋檐下挂一块匾额，黑底红字“恪恭院”。

地面青砖铺砌，庭院四角几株古柏躯干刚劲、枝叶翠绿，不时飞鸟啼鸣。

将行李码在恪恭院东厢屋檐下，井上李小心推开主任办公室。主任叫肖慧如，正是她把井上李从人才交流中心招聘来。

办公室宽大敞亮，四角摆放鲜花盆景浓香四溢。慧如堪称玉蕊琼英，三十四五岁的人依然艳丽惊世，仿佛特别害怕韶华流逝，无处不精心打扮，仅仅因为神情淑雅娴静，目光中淡去稚气和清纯，这才暴露少女时代流逝已远。

抬头看见井上李赶到慧如微微一笑：

“生活上的事康同已经安排好，工作上的安排找信贷科长仰秀。还有其他要求吗？”

井上李想说康同、仰秀他都不认识，转念想这样一说显得自己百无一用，于是点点头就退出。

看对面西厢房有人进出，估计就是信贷科，井上李小心进去。

科长仰秀四十来岁，一身职业西装线条僵硬，不过一张脸非常生动，大眼睛传情传语，显露着十分的妩媚妖娆。

井上李自报了姓名，仰秀轻慢地一瞥，没有一句客套话，冷冰冰地说：

“怎么工作你看操作手册，享受什么待遇看你业绩。我们的工作互不相干，没人帮助你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。”

井上李坐上属于自己的椅子。拉出办公桌抽屉，一本操作手册，一份业绩考核办法，一盒名片，一个中文传呼机，一把摩托车钥匙。

从此他就是信用社信贷员。这和其他银行的信贷员不同，信用社每月只给他二百元基本工资，奖金和交际费用都靠自己创造。

初来乍到去哪里创造业绩？在此以前他没有接触过银行业务。

根据操作手册指引，目前他最好去组织存款，组织存款不需要专业技能只需要公关能力。

办公室主任康同帮他在竹林路租一间小屋，每月五十元租金。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不能创造业绩，每月二百元剔除房租水电等项开支后，他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。

当晚他在街头徘徊到深夜。他迫切需要熟悉新环境，迫切需要结交几个有权有钱的朋友，不然去哪里组织存款！

夏天的乐原街头特别闷热，即使有夜风吹拂也不能消除他心头的焦躁。

不知不觉来到火车站广场，他不承认自己后悔，可是火车“哐唧”声总是牵动他的心不停颤抖，“呜”的一声汽笛更像故乡在呼唤。

即使一夜未眠井上李仍然准时上班。信贷科空无一人，信贷员上下班时间自主安排，甚至不必每天来办公室，只要能创造业绩。

井上李在天平县政府工作的几年中已经养成准时上下班的习惯，他把这样的习惯看成遵纪守法的表现。

他准备按照机关工作习惯打扫卫生，然而到处纤尘不染，显然已经打扫过。

正好肖慧如主任经过门口，井上李习惯性拎起空空如也的字纸篓，显得他是在打扫卫生。

这举动接近条件反射。机关工作主要看态度而不是看效果，譬如打扫卫生这种小事也要摆出积极姿态，至少在领导视线内要有所表现。

果然就被慧如一眼瞥见。她眉毛一挑，很吃惊。但没有表扬井上李，而是去了康同办公室。

康同慌慌张张过来，喘息着问：

“你在打扫卫生？”

井上李窘得脸红，赶紧遮掩：

“就是倒点废纸。”

康同紧追不舍：

“字纸篓里有废纸？”

井上李更加惊慌，只得硬着头皮编造：

“有一点，不多。”

康同退去后，井上李汗水直冒。

刚沏上茶，又是位中年妇女红着眼睛进来：

“我哪点没打扫干净？”

这么个小事竟然越弄越麻烦，井上李不能承认自己撒谎，坚持说：

“其实很干净了。我这个人有洁癖，就有那么一点脏东西，也想弄干净了。”

中年妇女拿起井上李的字纸篓看了又看，十分懊恼：

“今早撞鬼了，就马虎一点点！”

井上李赶紧问：

“这事很严重吗？”

她叹息一声：

“我一向不出差错……这也不怪康主任，扣我十块钱也是照规矩办事。”

看着清洁工略显佝偻的身影消失井上李很难过，没想到小小信

用社也有专人打扫卫生，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害得无辜人受处罚。他油然想起仰秀科长的话：

“没人帮助你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。”

清早的恪恭院沉寂无声。透过花格窗户，庭院对面都是房门虚掩，没人串门，没有亲切问候，整个就是没人在意你。

井上李拿出操作手册寻求指引，那上面讲：

“对于新手来说最好先为客户做点什么，即使难为情的事也不要轻易拒绝，始终要明白，需要你就是机会。”

“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哪个客户需要我呢？”

继续看操作手册：

“不知道做什么就去发现客户需求。注意，是发现需求而不是去发现客户欲望，也不是发现‘需要’。营销的含义不是满足客户‘需要’和欲望，而是把需求转化为赢利机会。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和甄别客户需求，然后根据自己能力满足其中一项、两项或者更多。发现需求越多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越强，在这一点上与个人已经具备的条件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。”

光这样看没感觉，不过还新鲜，从头到尾看完才回去。

井上李租住的房子面向清静的竹林路，东边一条叫窖蹊的狭长幽暗小巷。

窖蹊巷两边灰墙壁立，地面石板铺路，曲折通向春秋大道。

傍晚时分，隔壁邻居那扇面向窖蹊巷的木门“咯吱”打开，出来个骨瘦如柴老人。老人行动不便，靠一个姑娘搀扶。

门前一株纤细的紫荆被精心围护在钢丝网罩中。老人静静坐在藤椅上，长久凝视那株紫荆一言不发。旁边的姑娘十八九岁，一身干净整洁，在替老人摇扇，也是默默无语。

一个人太寂寞，井上李端凳子出来，很想跟他俩说话，又怕打扰人家，便仰头看窖蹊上空一线蓝天。

留意到姑娘不时觑他一眼，井上李扭头微微一笑，姑娘倏然脸红，赶紧低下头，一头披肩发把脸庞笼罩。

还有如此害羞的姑娘，井上李满怀好奇。看她透着小家碧玉质朴的柔媚，肯定是乡下姑娘，但是一定称得上漂亮，而且文静清纯，不像个粗笨丫头。

“怎么甘心伺候一个行将就木的孤僻老头？”

一向清静的竹林路夕阳早已消失，巷子里穿堂风越来越疾。老人一通咳嗽，姑娘将他从藤椅上扯起准备搀进屋。

老人四肢无力，整个身体瘫在姑娘肩背上，井上李几步跨上：

“让我来扶。”

姑娘满脸通红，眼皮都不敢抬。倒是老人咕哝一声，声音接近咳口浓痰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

老人很轻，井上李能将他拎起来，只是这样做大不敬，仍是小心将他搀扶着。

进门一个小院，几乎没有生气，瓦当长满青苔，透着墓地般寂静。

扶老人去屋檐下沙发，老人捏住井上李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透着喜悦。猜想老人要他坐一会儿，井上李瞧瞧那姑娘，姑娘显得很紧张，似乎还有些恐惧。

井上李坐下来自我介绍：

“我在承天宫信用社，叫井上李。这不是日本姓，可以说就姓李，也可以叫我井上。”

话说得很大声，并不打算只给老人听。老人无力地抬手指点，示意姑娘给井上沏杯茶。井上并不推让：

“多谢了，正口渴呢。”

老人挣扎着吐出两个字：

“我——罗……”

看他说话吃力，井上止住他说：

“你姓罗？我知道了。接下来你摇头点头就行啦，话多费精神。那小妹妹也姓罗吗？”

老人想回答，可是一口气把脸憋得发紫还没吐出来。井上赶紧给他揉胸口，他脸上浮现出快慰的神情，竖起了拇指。

姑娘低头将茶杯轻放在井上旁边，井上用尽可能温和的口气说：

“往后叫我井上大哥或者李大哥都行。‘和得邻里好，犹如拾片宝’，干不动的活就叫我来。怎么称呼你？”

姑娘轻轻晃动一头光滑的秀发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老人扯住井上，用手比画。井上这才明白，原来姑娘是哑巴。一个哑巴伺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，上个医院或者买个东西怎么办啊？

井上四面看看，自告奋勇：

“你们缺什么？要不要我帮忙买点什么？”

姑娘缓缓抬起眼睛望着井上。一见这样的眼神井上猛然心颤，说不清的感觉，那眼神饱含祈求，仿佛在说：

“我相信你，可你别骗我呀！”

井上温和地对她笑笑：

“缺什么，不方便讲就写吧！”

姑娘又红了脸，转身拿纸笔递给老人。老人努力把笔拽住，仍然写不出个完整的字，姑娘就接过纸笔红着脸涂画。

看样子姑娘没念过书。不知道她画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，井上在旁边猜测：

“哦，这是要买油是吧？这是米吗？”

姑娘哧哧地笑，不知道是笑井上愚笨还是笑自己涂画得不好。

看她又画个钞票样符号，井上十分疑惑：

“这是什么？表明断米断油了没钱买吗？”

姑娘摇头，井上猜想她不好意思承认，这么样的两个人肯定生

活拮据。井上的心立刻一阵抽紧：

“你们没钱我也没钱呀。再说，平白无故没理由帮你们垫钱买米买油呀！”

不过井上马上豪情满怀，不忍心看见他们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就这样破灭。于是井上安慰姑娘：

“你放心，这就帮你们买去。”

姑娘一伸手扯住井上，因为羞怯又急忙将手缩回。井上以为她是过意不去，昂然甩手大步跨出院子。

买好他们可能需要的油和大米，回来的路上闻到卤肉香味阵阵扑鼻。为了节省生活费，井上不去食堂而是自己烧饭，经常一日三餐面条。现在闻到肉香，刚刚吃过的晚饭立刻无影无踪。

停下摩托车，买一斤最便宜的卤肉杂碎，想想又买半斤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。打半斤烧酒，再买两瓶汽水。

看紫荆旁边院门紧闭，井上不由得想：

“难道我瞎起劲，人家根本不需要帮助？”

仍然去敲门，大声问：

“怎么把门关了？”

响起松动门闩的声音，开门后一张红通通的脸满是兴奋。井上一晃手中的卤肉：

“我饿了，你们也一起吃点吧。”

姑娘掩嘴笑着接过去。

院子灯火通明，老人已经移位到堂屋，正躺在一张可以升降的床上。微风电扇咝咝响过，吹来沁人浓香。

堂屋中央一张低矮的四方桌，搁在巨大的牛皮凉席上。姑娘摆出碗碟，竟然件件精美。井上有些疑惑，不过没有多问，问也没人回答。

他盘腿坐在牛皮凉席上，开一瓶汽水递给老人，老人摇头，不



过很愉快。井上把汽水递给姑娘：

“两瓶都归你。”

然后把半斤烧酒倒进青花瓷碗，“滋——”一声猛喝一口。

老人既不喝汽水也不吃肉井上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姑娘也什么都不沾。井上以为她难为情，拈了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放进她面前小碗。姑娘勉强拈起小片舔了舔，像吃毒药一样强咽下去。

“你是不饿吗？”

姑娘用力点头。井上就不动那烟熏猪舌头：

“这个留给你们明天吃。”

姑娘不像一开始那么紧张，跪坐在牛皮凉席上，虽然什么都不吃但是显得很快活。看井上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她不时哧哧地笑。

院子的静谧，老人的安详，姑娘的轻声浅笑，让井上感到家庭般温馨。喝过半碗酒有些亢奋，他就一个人不停地讲话。

这院子很久没有笑语欢声，突然出现个高大男人，老人和姑娘不仅听见洪亮声音，还感到安全。压抑得太久的心情有所释放，他们露出了久违的欢快和舒畅。

老人和姑娘都愿意听他讲话，几乎凝神静听。不时还听见老人咕哝一声，显然他是太想把话接过去，也来讲上几句。

井上讲他的姓氏来历：

“日本占领台湾后开展皇民化运动，要求中国人创氏改姓。我们本来姓李，后来改姓井上。为什么要姓井上呢？据说古代有个君子，只吃自己种的粮食只穿自己织的布只住自己盖的房子。后来他老了不能自力更生，经常忍饥挨饿。一天他饿得奄奄一息爬到井台喝水充饥，几颗李子正好掉进他的水桶。井台边是邻居家李子树，这样自然掉落李子他也不捡来偷吃，不久就饿死。到后来，就用井上李代表一种气节。我祖上在不得不改姓的时候，就改姓井上。父亲怕我忘记这个来历，干脆给我取名井上李。”